



惠州西湖艺文丛谈

吴仕端 著

京华出版社

中华传统文化精品丛书

惠州西湖艺文丛谈

吴仕端 著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惠州西湖艺文丛谈/吴仕端著. - 北京: 京华出版社,
1999

(中华传统文化精品丛书)

ISBN 7-80600-375-4

I. 惠… II. 吴… III. 艺术-广东-惠州市-文集 IV.
J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3692 号

中华传统文化精品丛书

惠州西湖艺文丛谈

吴仕端 著

责任编辑: 刘 静 责任校对: 孙岳奇

技术编辑: 凌 敏 封面设计: 孙 岩

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11 北京市安外青年湖西里甲1号)

国务院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 9.25 印张 20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600-375-4/G·208 定价: 15.90 元



作者简介

吴仕端(1909-1987),
广东惠州市人。长期从事
文化教育工作,曾任教员、
校长、报纸总编等。文革后
任惠州市政协委员、惠州
市文联副主席、广东省文
史馆馆员。工诗,晚年致力
搜集整理乡邦文化。尤着
重研究苏轼寓惠问题。著
有《惠州西湖艺文丛谈》、
《潜珍书屋诗稿》及《潜珍
联话》等。

中华传统文化精品丛书

编辑委员会

执行主编：木 斋

委 员（按国别英文音序排列）

马克林（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教授）

叶嘉莹（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梁丽芳（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教授）

傅璇琮（中华书局总编辑、编审）

韩兆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朱靖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周笃文（中国新闻学院教授）

木 斋（中国新闻学院副教授）

王保珍（台湾大学教授）

陈耀南（香港大学教授）

黄兆汉（香港大学教授）

冯瑞龙（香港大学副教授）

松浦友久（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

李炳汉（韩国汉城大学校教授）

成元庆（韩国建国大学校教授）

柳晟俊（韩国外国语大学校教授）

朴宰雨（韩国外国语大学校教授）

张爱东（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

斯蒂芬·欧文（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萨进德（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

唐凯琳（美国西华盛顿大学教授）

目 录

(一) 惠州西湖艺文丛谈	(1)
历代诗人对惠州西湖的品题评价	(3)
东坡在惠州谪居生活探	(14)
一州两迁客	(34)
东坡在惠书迹考	(44)
漫谈惠州西湖楹联	(50)
明代遗逸的湖上鸿爪	(70)
“官署首阳”辨	(82)
关于“白真人不立像说碑”	(98)
两组被误为“文章游戏”的好诗	(101)
宋湘及其《丰湖漫草》	(113)
雁塔	(128)

李次卿的《水中梅影》	(136)
从赵法古《西湖会老图》谈起	(146)
张友仁与《惠州西湖志》	(166)
《惠州西湖佛化史》与两居士	(172)
永福寺的菩提树	(176)
漫谈惠州的祭灶	(179)
惠州西湖艺文辑佚（宋代）	(182)
惠州西湖艺文辑佚（明代）	(197)
《惠州西湖艺文丛谈》初版后记	(211)
(二) 潜珍书屋联话	(213)
(三) 潜珍诗稿	(237)
(四) 附文	(271)
吴仕端和他的《惠州西湖艺文丛谈》 任仕治	(273)
吴仕端先生印象	黄澄钦 (278)
后记	(282)

(一)
惠州西湖艺文丛谈

历代诗人对惠州西湖的品题评价

在惠州西湖文献中，赞美西湖风光之美的诗文，真是浩如烟海；可是大多即景抒情，对山川陶写，每每像云海里偶露一鳞一爪，难见全龙。能概括全貌且给予评价的，虽然为数不多，倒有一些，而且还很有价值。

这一些能笼罩全局的评语，很值得我们重视和探求。因为从中可以找到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东西，从中认识到惠州西湖的优点，更令我们认识到惠州西湖的特点。认识了她的优点，会增添我们对她悦爱；认识了她的特点，会令我们进一步知道怎样去维护她发扬她，会令她为现代以至于为我们子孙后代提供美的享受，发挥教育人民的作用。

关于惠州西湖风景的品评，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为北宋庆历年间流传下来的《惠州开元寺记》。这篇碑文是余靖（武溪）写的。余是广东曲江人，曾因疏救范仲淹而获罪。他著有《武溪集》。开元寺的其他碑文石刻，早已不在人间，唯幸这一篇文字，还保存在《武溪集》里。现在不妨抄录其中有关惠州开元寺命名由来，以及对该寺周遭风光的描画的

一段，以窥见一千年前惠州西湖地貌的一斑。

“自汉迄今千纪，天下郡国之胜游，云泉之绝境，精庐居之，殆且遍矣。盖名僧高士，无世无之，或潜光幽壑，洗心闲旷，山林所以栖息；或应现度人，随机示化，国邑之所归仰。日联岁续，人去迹存，此乃钟呗相闻，不为多矣。有唐开元天子，号令翔于四海，每为新制以自张大，乃命祠曹，州择一最佳胜寺，易以年名冠之，俾后世知声教之广被也。故天下寺以开元名者，必基奥垓，据形胜，祠宇最壮，像设最严，纲维最亲而不苟，制度最古而有序。惠州治城之南二里，则所谓最胜之寺者也……”

从这一段记述中，便知惠州西湖于唐开元以前，已经有祠宇宏壮，设像庄严而颇具规模的佛寺存在了。因为唐玄宗“每为新制以自张大”，“州择寺之最胜者以年名冠之，俾后世知声教之广被”，所以把古寺改名为开元，足见这古寺是“州之最胜者”。照这碑文说“寺在惠州治城之南二里”，按当时惠州治城，城垣仅圈至今之桥西区国庆路，离现在尚存之长寿庵——开元寺后身约千余米，与文正合。该碑记跟着说：

“……兹寺重冈复岭，隐映岩谷，长溪带墉，湖光相照，探幽赏异，一郡之绝。故累朝诏择名蓝，锡以嘉号，而常在其选。……”

这一节对该寺的环境风光，是刻画得很美的。尽管距今已千年了，地貌植被亦有不小改动，可是现在看来仍觉得真

实。该寺系踞于银冈岭南支跃起之小山（俗名顶头）南麓，面对飞鹅岭，下临深涧，潏回幽深的丰湖和山环水抱的南湖，映带左右。这不是和余氏所概括出的“重冈复岭，隐映岩谷，长溪带蟠，湖光相照”十六个字很相吻合吗？足见余氏所写是十分真实的，也是十分优美的。所以“累朝诏择名蓝，锡以嘉号，而（此寺）常在其选”了。

余氏在这篇碑文所提到的仅是惠州西湖的一角，但仅一角也可窥见全湖风貌的优点和特点。

到了绍圣年间，眉山苏轼贬惠，他给曹子方的书信有“惠州风土差厚，山水秀邃……”（见东坡集）之语，山水秀邃之“邃”，和余靖所说“重冈复岭，隐映岩谷，长溪带蟠，湖光相照”十六个字，是相符合的，他却品题为“秀”。

到了南宋的杨万里（诚斋），他为惠州西湖作了更为概括而精辟的品评，他有一小诗：

左瞰丰湖右瞰江，三山出没水中央。

山山寺寺楼楼月，清煞东坡锦绣肠。

杨万里是南宋诗人，是以自然派诗风而开一代宗风的。这首小诗除了颇可体现杨诗的风格外，“山山寺寺楼楼月”十分形象浮突，印象鲜明，下面那个“清”字，对惠州西湖是个极真实的描写和极切当的品评。他在同一时期写的另一首：

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与罗浮。

东坡到处西湖长，不到罗浮使得休。

第一句“三处西湖一色秋”，着此“秋”字，和前诗“清煞东坡锦绣肠”所提的“清”字，对西湖的品格来说，可以说又是一致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破天荒地把惠州、杭州、颍州三个西湖，像鼎足般相提并论，尽管于三者中，他还没有给予轩輊。

大约后六十年左右，词人刘克庄（后村）来惠州，亦写下了一些诗和词，当中有一首绝句：

岷峨一老古来少，杭颖二湖天下无。
帝恐先生晚寥落，南迁犹得住西湖。

他这首小诗，虽然咏的是东坡，可是他接受了杨诚斋观点，把惠州、杭州和颍州三个西湖相提并论了。

杭、颖、惠，三西湖鼎足论，经他们揄扬以后，流传得颇为广泛。明代理学家薛中离（侃）曾在惠州西湖讲过学。寓惠时著有一篇《惠州西湖志》（此文后为吴騫《西湖纪胜》所录入，四库有提要）此文开头便说：

海内奇观，称西湖者三，惠阳其一也。

这除了接受三鼎足论之外，更把三西湖美的高度，提高到了“海内奇观”的水平。这又比杨诚斋、刘克庄更推进一步了。

到了明末有个张萱（西园），博罗人，为一时名士。他写有一首《惠州西湖歌》，此歌后来为康熙《惠州府志》（康熙年间修，俗称旧府志）所载入，并列为品题惠州西湖的代表作。此诗一开首便把杭、颖、惠三个西湖，分别给予评

价：

九州之内三西湖，真山真水真画图。
钱塘明圣果不妄，二高三竺神仙都。
汝阴勺水胡为尔，欧阳太守移家至。
续游不是老门生，安得标名在人耳？

……

他说三个西湖都是具有画图一般的山水之美，可是三者却有优劣：杭州西湖是名副其实的，南北高峰和三竺都像神仙居住的地方一样。颍州西湖就不行了，仅那么一潭水算是什么呢，好在欧阳修在那里居住过，又假如东坡不接着到来，也不会将名声传播得这么广。张萱在诗中接着说惠州西湖也是因东坡而得名，虽然东坡除了《江月》五首描写了惠州西湖的优美风光之外，没有多作题咏，但这并不是由于惠州山水比不上杭州，而是由于绍圣年间东坡的处境，不同于元佑年间的处境而已。张萱说东坡获罪以后，心有余悸是可以理解的，惠州西湖的优美风光，只有等待我西园公来细细描写了——

……惠州西湖岭之东，标名亦自东坡公。绍圣已非元佑日，惠州岂与杭州同。东坡寓惠凡三祀，有诗一百九十二。空将藤菜敌莼羹，江月才留二百字。万里投荒白发臣，栖栖数口合江滨。却为朝中了公事，故令岭外苦行吟。行吟岂是湖山主，不放西湖入佳句。逐臣幸饱惠州饭，敢向湖山添口语？东坡东坡真可悲，磨蝎辰逢绍圣时。脱离刀几全余息，领略湖山不在诗……前知后有西园公，能为东坡补其阙。

……且留湖山一幅画，付与西园细描写……

张氏此诗（《惠州西湖歌》）对杭、颍、惠三个西湖的品题评价，是扬杭抑颍的。对惠州西湖为扬为抑，虽未明显点出，但可以清楚见到他的用意，杭惠二湖，是等量齐观的。

自从杭、颍、惠三湖并提以后，很多人对此各抒己见。康熙年间岭南诗人陈恭尹，是明代忠烈陈邦彦之子。邦彦起义失败殉节后，恭尹为避祸计离开家乡，遨游南北，写下不少作品，诗名藉甚。晚年遁回广东，曾一度托迹惠州西湖，做贵公子叶犹龙上宾，以及当时惠州府尹王瑛（紫铨）的座上客。当他托迹惠州时，曾写下一首《惠州西湖歌赠叶犹龙先生》的七言古诗，此诗曾对杭、颍、惠三个西湖作出比张萱更进一步明确的品题：

杭湖不过方十里，颍上无山空勺水，
老夫未免有乡情，敢道他皆不如此。

……

开首四句，便以简炼而肯定的语气，指出惠州西湖都比杭、颍为胜，其理由为杭湖少曲，颍湖无山。关于颍湖西湖的缺点是没有山，其见解与张萱同。至于杭湖少曲这一点，在当时来说，还是未经人道，可算是他独发之秘。至于惠州西湖如何呢？他于诗中指出“敢道他皆不如此”的理由——

……惠州城西几百峰，峰峰水上开芙蓉，我欲穷源安可极，野烟空翠飞重重。鳄湖之水明如练，弱藻潜鳞皆可见。丰湖之水曲若环，扁舟一去何时还？菱花荷叶纷纷长，巨筏

中流竞垂网。水晶鱼小价偏高，犀带桥长人共往。金吾亭上好看湖，远近纤秣似画图……

他对惠州西湖这一段描写，三百年后读来还觉其很真实，很亲切。他提出“远近纤秣似画图”，又提出“峰峰水上开芙蓉”，更提出“我欲穷源安可极，野烟空翠飞重重”，“水明如练”，“山曲若环”，这都是敢道“他皆不如此”的根据。同时他在同一时期写的《代泛亭诗序》中有：

……丰湖明于阶前，雉堞倚于宇下，浅深浓淡之致，有画图所不及者……

“画图所不及”算得是最高评价了。和他同时的惠州府尹王瑛，对惠州西湖也有品题，和陈恭尹的见解完全相同，而说法有别，真有异曲同工之妙。王于《代泛亭记》中写道：

惠州有西湖，不知始于何年，自苏长公来居是邦，始大著于天下，则其去千年不远矣！而楼台亭榭寥寥，不及杭湖之盛，顾丰鳄相连，溪谷幽深，殆胜于杭湖片水，一览可尽者也。苏长公以西湖比西子，而有取于淡妆浓抹，盖谓湖光山色耳。然惠湖淡妆浓抹，又岂在杭湖下哉？故曾戏谓：惠之西湖，苕萝之西子也；杭之西湖，吴宫之西子也。闻者皆为大笑……

此文之“丰鳄相连，溪谷幽深，殆胜于杭湖片水，一览可尽”，和陈恭尹的观点完全相同。此碑石刻，系陈恭尹所

书，或疑其文亦系陈恭尹代撰。其实，此文是否为陈之作品，无须深究。而两人接触如此密迩，这观点是在长期互相影响下形成的，可无疑义。值得提出的，是那个谐趣而形象的设喻。东坡说：“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惠杭二湖，都是西子，惠在苕萝则淡妆，杭在吴宫则浓抹。王氏认为：论幽深曲折，则惠胜于杭；若言波光山色，则杭与惠是足堪匹敌，不相上下的。

陈恭尹之“敢道他皆不如此”，由于“老夫未免有乡情”，有了这一句，稍嫌冲淡了他论断的价值，因为有了所谓“乡情”，就难免于干扰客观的“如实观照”。

后百余年又有戴熙。

戴熙字醇士，浙江钱塘人，且擅书画，作山水画称神品（见《罗浮指南》）。他于道光二十年督学广东时来游惠州西湖，有这样一诗：

西湖各有妙，此以曲折胜。
远从丰山来，象岭外绵亘。
潏为千顷波，适我野游兴。
春气正骀荡，云物尽包孕。
岚影坠花溆，波光上萝磴。
风日一荡摩，草树皆精莹。
轻舟漾其间，摇摇势不定。
隔浦悬孤塔，穿林入微径。
遂陟云际寺，远寻烟外磬。
浩渺知难穷，泛月搜馀剩。

戴的确不愧为兼画家的诗人，就这首作品来说，已画境